

金莲山墓地初探

蒋志龙^{1,2} 吴敬²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昆明, 400013; 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金莲山古墓群位于云南省澄江县右所镇旧城村东南,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化体育局(文管所)、吉林大学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组成了联合考古队, 于2006年3~5月、2008年10月~2009年4月对该墓地的山顶区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经过两次发掘, 我们认识到金莲山古墓群是一处重要的石寨山文化墓地, 大致涵盖了战国至东汉时期石寨山文化的时代特征^[1]。

金莲山墓地的墓葬形制与其他石寨山文化墓地基本相同, 均为土坑竖穴墓。但是, 金莲山墓地的人骨葬式是目前石寨山文化墓地中最为丰富和复杂的, 一次葬、二次葬、叠肢葬、垫肢葬、堆骨葬以及各种葬式相结合的多层葬土坑竖穴墓均有发现, 这在石寨山文化墓地中还是首次发现, 丰富了对该文化墓葬的认识。金莲山墓地的发掘, 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对石寨山文化墓葬的关注, 尤其是各种复杂的葬式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本文拟根据金莲山墓地部分墓葬的人骨葬式的特点, 提出一些该对该墓地的初步认识。

一、葬式类型

在石寨山文化以往发现的墓葬中, 人骨保存状况较差, 而金莲山墓地的墓葬人骨保存较好, 这就为明确该文化的葬式、葬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金莲山墓地的葬式复杂、多样, 简单的如单层一次葬、多层一次葬、多人合葬, 复杂的如单层叠肢葬、垫肢葬、堆骨葬, 最复杂的应属各种葬式分层出现在同一个土坑竖穴中。根据简报介绍, 我们可以将金莲山墓地的石寨山文化墓葬根据葬式、葬法的不同分为两类:

第一类, 单层葬, 如 M205、M166、M155。根据葬式不同又可分为三型:

A 型, 单层单人一次葬, 如 M205, 一个土坑竖穴中摆放一具人骨。但是, M205 也较为特殊, 墓主人左腿股骨中部至远端缺失, 似人为砍断后再下葬。

B 型, 单层叠肢、垫肢葬, 如 M166, 在一个土坑竖穴中上下叠置人骨, 从 M166 的情况来看, 除二号个体和四号个体叠于一号个体身下外, 暂定为三号个体的一堆人骨垫于一号个体和二号个体的两脚之间。而且一号个体下肢并拢程度异常, 似被人为绑缚后下葬, 这种现象也见于金莲山墓地的其他墓葬中。

C 型, 单层堆骨葬, 如 M155, 在一个土坑竖穴的底部堆砌一个厚 50 厘米的矩形骨堆, 并将一具完整的人骨摆放在最上端。从骨堆的堆砌状况来看, 都是股骨和头骨在四周, 起到整齐的效果, 其他各类骨骼放置其中。在堆砌骨骼时, 应有板状物立于四边, 否则仅凭单纯摆放是难以堆出如此规整的矩形骨堆的。

第二类，叠层葬，如 M74、M122、M184、M200。根据葬式不同又可分为四型：

A 型，叠层的垫肢葬、堆骨葬，如 M74，将主要人骨放在一个土坑竖穴中，分两层埋葬，第一层为垫肢葬，墓主人作为主要个体位于上端，其下垫有一层较薄的散骨，随葬品均属于主要个体。第二层为堆骨葬，在墓底堆砌一个厚 50 厘米的矩形骨堆，在骨堆中部发现有一具完整的个体，与其他堆骨葬相比，完整个体并没有位于骨堆最上端，其是否为墓主人还难以明确。

B 型，叠层的多人合葬、垫肢葬，如 M122，一个土坑竖穴分为两层埋葬，且从埋葬情况来看，均为一次葬。第一层为多人一次合葬，有两个成年女性和至少两个未成年个体，一个成年女性为居中的墓主人，另一个女性侧身面向墓主人。第二层为单人一次垫肢葬，墓主人脚部垫有散碎的人骨。

C 型，叠层的一次葬、二次葬，如 M184，一个土坑竖穴中分三层埋葬。第一层为单人一次葬，第二层和第三层均为二次葬，每层底部均有二次摆放的人骨，但是仅有一层，并不像堆骨葬那样堆砌成较厚的、规整的矩形，随葬品较少，与其说是随葬品不如将其定为死者随身携带之物更为合适。

D 型，叠层的堆骨葬，如 M200，一个土坑竖穴中将人骨分层堆砌，厚度不一，有厚有薄，堆砌形态与 M74 第二层和 M155 相同。

金莲山墓地的葬式多样，以上的类型划分是对主要葬式的归纳，也有不同于上述类型的墓葬，多属于单层的不同葬式出现情况或出现层位不同，与上述类型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二、墓地布局和墓葬等级

（一）墓地布局

金莲山墓地的墓葬多集中分布在山顶、北坡和东坡，墓葬布局十分密集，经两次发掘，共清理了 400 多座墓葬。从 2008~2009 年度的发掘来看，这些墓葬大致包括两类：第一种是主要分布于发掘区西半部的西北—东南向墓葬，墓葬规模相对较小，长多在 2~3 米左右；第二种是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东半部的南北向墓葬，墓葬规模相对较大，长 3~4 米的墓葬多分布在这一区域。从考古勘探可知，金莲山北坡和东坡的台地上，墓葬方向多为南北向和东北—西南向，整个墓地北坡的墓葬分布很有规律，极少叠压打破关系，而山顶和东坡的墓葬则分布十分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金莲山墓地根据墓葬朝向大致分为三个大的区域，这是首次在石寨山文化墓地中发现分区的现象。

从发掘情况来看，山顶区域内，分布在东半部的少量西北—东南向墓葬多数被南北向墓葬打破，而西半部则基本没有南北向墓葬。这一现象是年代早晚关系造成的还是与墓地的整体布局有关？三个区域墓葬之间的年代关系和布局规律，有待于今后对金莲山北坡和东坡的发掘，并从考古类型学和科技测年等方面入手，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墓葬等级

金莲山墓地的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与精美程度都无法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相比。从已经发掘的墓葬来看,似乎金莲山墓地普遍为中小型墓葬,长2~3米、宽0.5~1.5米的小型墓葬占到了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最大的墓葬不过4米左右。按照这一级别相比,这些墓葬在石寨山和李家山只能算是一般的中型墓葬。即便同样是中型墓葬,金莲山墓地在随葬品方面也相差甚远。从金莲山墓地各墓葬的随葬品来看,多的不过二、三十件,少则没有,且多数是实用器型,根本无法与石寨山、李家山墓地的随葬礼器相比。实际上,金莲山也有大型墓葬,2006年清理的M1和M6^[2],规模都较大,由于都被盗,无法知道其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但从残存的碎片来看,这两座墓葬都出有与石寨山和李家山大型墓葬中常见的铜鼓或鼓形贮贝器类器物^[3],可以说,金莲山也有高等级的大型墓葬。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已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滇王或滇国贵族的墓地,金莲山墓地与之相比,在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只是生活在抚仙湖盆地的滇国某一族群的墓地。

石寨山、李家山墓地的大型墓葬周围,往往有中小型墓葬围绕其分布的现象,由于被盗扰乱厉害,加上2006年的抢救性清理没有采用探方的方法进行发掘(只清理盗洞),原有的墓葬布局被破坏,使得金莲山墓地小型墓葬围绕大、中型墓葬分布的现象并不十分明显,实际上,我们将已经发掘清理的墓葬按照墓葬规模进行排列,并将其回复到墓葬平面分布图上,就会发现,金莲山同样存在大型墓葬居中,中小型墓葬仍就围绕其分布的格局。只是,由于目前清理的墓葬有限和被严重盗扰的现象妨碍了这种格局的显现。

三、葬俗成因探讨

金莲山石寨山文化墓地的发掘,大大丰富了学者们以往对该文化墓葬的认识,其葬俗特点尤显特殊,主要表现在叠层葬、二次葬、叠肢葬、垫肢葬以及堆骨葬。

(一) 关于叠层葬的认识

金莲山墓地与其他石寨山文化墓地的墓葬虽然在形制上均为土坑竖穴墓,但是分层埋葬的现象曾经在石寨山文化的个别墓地中出现过,如在宜良纱帽山墓地^[4]、昆明羊甫头墓地^[5]和晋宁石寨山M81和M83等^[6]等,由于发现量较少、且骨骼保存不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这种分层埋葬的土坑竖穴墓还在我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有过相关的报道,如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7]、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8]等,这些墓地的墓葬与石寨山文化的墓葬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1. 年代问题。新疆地区这些墓葬的年代大致在春秋至东汉时期,与石寨山文化在云南地区的流行阶段大致相同,都属于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2. 墓葬形制。两地在相同的时期都出现了分层埋葬的习俗,且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一层葬和二次葬分层出现在同一个土坑竖穴中的现象。

3. 随葬品。新疆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也随葬较为简单的陶器、小型铜器和铁器,并有殉牲的现象,陶器中多为夹砂陶,圜底器和单耳器的出现平率较高。金莲山墓地及其他石寨

山文化墓地中小型墓葬的随葬品也多以小型铜器、铁器以及陶器为主，也有殉牲的现象，且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圜底器和单耳器也有占有相当的数量。

新疆和云南地区相距较远，从地域上来看，目前还难以找到相关的证据从文化交流和人口迁徙上说明两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这些相似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其出现大致有两种可能。首先，与中原地区相比，两者都属于偏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之后，两地的发展可能出现了相似的轨迹。其次，可能在两者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出于气候或是其他原因，出现了迁徙或交流，使两地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目前，我们还难以确定这种交流是否存在，希望将来能在新疆至云南的连线上找到蛛丝马迹，或是能在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上找到两地人群的联系。

（二）关于多种葬式成因的推测

金莲山墓地的二次葬、叠肢葬、垫肢葬、堆骨葬的数量相当之多，并存在一些断肢的现象。对于不同葬式的形成原因，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从石寨山文化的发展历程、滇国社会以及石寨山文化所处地区的地理构造来看，也许存在着与这些独特葬式有关的几种可能：

第一，我国南方广西的壮族至今仍然盛行二次葬，人死之后分埋尸葬和捡骨葬两个阶段，尤其重视捡骨葬这一过程，认为这才是丧葬的结束和灵魂的转化，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反映^[9]，金莲山众多叠肢、垫肢、堆骨等葬式的存在是否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从石寨山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在故滇国地设立益州郡：‘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0]，滇国统治的核心地带滇池及其周围并入西汉的郡县之中。二十三年后（公元前 86 年），在滇国的腹心地带发生大规模的民众叛乱事件：‘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莊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犍命击益州，大破之。’汉武帝花了四、五年时间才用武力征服^[11]。金莲山墓地二次葬及断肢葬的现象可能与这几次大的战争有关。金莲山墓地的二次葬、堆骨葬，可能是本地的民众参战死亡后，被集中运回本地埋葬，尸体运送过程中腐烂严重，因此才将这些腐烂的人骨以一定的形式堆砌呈骨堆，统一埋葬。由于尸骨的数量较大，土坑竖穴可能就相对较深，并经多次集中处理，产生了分层的现象。M155 在堆砌的人骨上摆放有一具相对完整的主要人骨个体，M205 的墓主人断肢个体，这些人可能是地位相对较高的人或是少数没有完全腐烂的个体。

第三，从滇国的社会风俗来看，古代滇民可能与其他古代少数民族一样，常以俘虏多少敌人和猎取多少首级来衡量战功、地位和财富^[12]。石寨山文化的青铜器上也有这方面的表现，比如在许多青铜器上都有人祭、人牲、猎头等场面，滇人俘获的敌人可能被用作祭祀活动时的人祭和人牲。这些俘虏的头颅或尸身可能不会祭祀一次就埋葬一次。在祭祀结束后，这些尸骨可能先会被统一放置在一处，待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尸体腐烂后的骨骼堆砌在墓中，这样一来，土坑竖穴可能就会挖的较深、较大，分几次掩埋这些人骨。金莲山山顶发现

的祭祀区可能就是此地滇人在长期埋葬祭祀过程中形成的遗迹。另外，在有的骨堆上摆放有一具相对完整的人骨，这可能是重要人物死亡后，将以往集中放置的人祭、人牲骨骼作为人殉铺垫在墓底，以示墓主人身份较高，且往往是这一层有明确属于墓主人的随葬品，而其他层位的随葬品则无规律可循，或只是他们身上的小件随身物品。而 M74 第二层作为堆骨葬却在骨堆中有一具完整人骨，其身份地位应当十分之低。至于人骨个体明确的叠肢葬、垫肢葬，则可能是较为纯粹的殉葬行为或是所垫人骨是属于墓主人的奴隶和俘虏，被压在下层的个体或散骨可能就是为上层墓主人殉葬，有的奴隶或俘虏可能早已死亡，待主人死去后将尸骨收敛垫于墓主人身下或脚下，以示永远将其奴役。

第四，从滇国所处的滇中三湖地区来看，自古以来就是地震的多发地区，处在云南小江—澄江断裂带上，即便是现在，玉溪地区仍是地震高发区。根据《道光澄江府志》的记载，从元大德六年至清道光二十七年的 545 年间，共发生大小地震 26 次，其中明确记载人员伤亡大、破坏严重、延续时间较长的地震有 5 次^[13]。金莲山墓地中的二次葬的骨骼如此之多，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墓地的形成必然存在一个集中收集人骨再进行埋葬的过程。在二千多年前的滇国，滇民在地震到来之时，可能只有任凭其肆虐而手足无措。若干年后重建家园时，他们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殓葬尸骨，而此时仅存的尸骨可能只有遗骸了，这样金莲山可能就成为了滇国境内集中处理遗骸的公用墓地，与其他葬式的墓葬共同出现在墓地中。金莲山墓地作为滇国中下层平民的墓地，延续时间较长，二次葬是否与地震后收集人骨集中埋葬有关，我们现在只能是推测，希望将来能有更加直接的证据来印证这一推测。

四、结 语

对于金莲山墓地的发掘工作初有成果，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还很难找到确切证据来证明金莲山墓地几种特殊葬式的直接成因。因此，金莲山墓地的叠层葬以及各种葬式的形成原因是以上的一种，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还难有定论。但是就墓地的复杂葬式、密集分布情况来看，我们更倾向于多种成因导致了金莲山墓地的形成。

本文对于金莲山墓地葬俗的初步研究，目前仅停留在对石寨山文化发展、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认知和推测，可能多有不当之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为直接的证据来印证这些推论，从而使我们对石寨山文化的葬俗和风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注 释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物管理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云南澄江金莲山墓地 2008—2009 年度发掘简报[J], 见本刊.

[2] 金莲山 2006M1: 长 3.7、宽 3.4、深 4.5 米、M6: 长 4 米、宽 3.6 米、深 4.5 米。石寨山 M6 (滇王墓): 长约 4.2 米、宽约 1.9 米, M71: 长 4.82、宽 3.69、深 2.1 米。江川李家山 M57: 长 4 米、宽 2.9、深 2.5 米; M69: 长 6.76、宽 5.6、深 3.58 米.

[3] 我们在整理 2006 年抢救性发掘清理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铜鼓或者铜鼓贮贝器的残片.

[4] 资料现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昆明羊甫头墓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J]. 考古, 2002, (6).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的发掘[J]. 考古, 1997, (9).
- [9] 钟巧玲. 广西桂中壮族二次葬及其心里初探[J]. 新世纪论丛, 2006, (3); 卢飞敏. 上林壮族拾骨葬考察和探讨[J]. 《》; 黄林. 壮族二次葬俗浅探[J].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 2006, 19(4).
- [10]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M](1959年1版), 2007年6月北京第21次印刷.
- [1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昭帝纪第七》[M], 中华书局, 1962年1版, 2006年北京第12次印刷.
- [12] 樊海涛. 再论云南晋宁石寨山刻纹铜片上的图画文字[J]. 考古, 2009, (1).
- [13] (清)李熙龄编纂. 道光澄江府志-卷二(星野·灾祥) [M], 澄江县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七年影印本。

An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Jinlinshan Cemetery

JIANG Zhi-long WU Jing

Jinlianshan cemetery locates in Cheng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e majority of the shapes of the tombs in Jinlianshan cemetery are pit-earth tombs, but the burial custom is very special in the cemeteries of the Dian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we introduce some burial styles of the classical tombs in this cemetery. Then we try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reasons of these tombs, and we expect that the research would be much more profound by other researchers in the near future.